

鸭子风一样跑进我家院子对我嚷道：“该走了！”他这么一嚷，我也就迟迟疑疑地扯起放在案板上的书包，背上，跟着他走了。

这是第一天去上学。我对上学充满了恐惧，鸭子去家里邀我时，我正以书包难看为借口闹别扭不愿意去。书包是三姐用家里各式各样的破碎布头拼起来的，难看得要命。鸭子背的书包看不出是啥玩意儿做的，很脏，还有一块块的油污印子。问鸭子，他得意地拍着说：帆布。是他多昨儿专门跑到公社农机站向三舅爷爷要的。我怀疑他上学这么起劲儿是因为书包。

学校就在村西头，三开间的一口土屋，教室后半是二年级，我们一年级在教室前半。到了学校，叽叽喳喳一屋子人，扫了一眼，宁五、拴住、非洲刚果……没有不认识的，西村的几个也常混在一起，心里稍安。再看田鸭子，早打进人堆里显摆他的帆布油书包去了，一张蛤蟆嘴都笑出了口水。

老师来了，我们都认识，西队王光明的爹。好揍学生，下手重，都知道。大人说学生就得揍，不揍，能念好书？俗理说得好，严师出高徒。我正心里打鼓，忽听王老师敲钟似的喊了声：“安静！”我们立刻鸦雀无声。我看到鸭子两眼放光地望着老师，小腰挺得笔直，似乎连腕都要挺到前面去。王老师并没有正眼瞧我们一眼，只是先给二年级发书，好像说了些什么话，我没注意听。发完二年级的书后，王老师给我们上



“文汇笔会”
微信公众号

课，也没说啥，就是板着脸说上学了，以前的野性要收一收，学知识很重要，国家啥的，没听懂。接着就强调上课听讲要双手背后面，看谁坐得直，都要注意听老师讲，回答问题要举右手不能左手，谁举得高就表扬谁。还有回答问题要响亮，作业要认真。末了看了我们几个一眼，说上学赤脚可以，但不能光着身子。宁五、鸭子、拴住、刚果、西村卖豆腐他儿、杨二蛋、三仓，还有我，我们都只穿着裤头。到最后，王老师强调马上发新书，新书回去都让大人包书皮，不包书皮不行。我们每人一本语文一本算术，一本田字格本，一本横格本，一支铅笔。然后，放学回家。看来上学也没啥。

我和鸭子、宁五没回家，跑到村东北的庙坑里玩了半天水，宁五趁机钻到生产队的西瓜地偷了个西瓜，鸭子费劲摔开，二茬瓜，还没熟。鸭子嘟囔道：“我说咋弄不开！”凑合着啃了两嘴扔掉，我们又沿着沟沿转悠了一阵子，看看天色该吃晌午饭了，这才各自回家。我让鸭子下午上学时来叫我。

下午鸭子来时我正在让二哥给我包书皮，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张报纸，刚好派上用场。我问鸭子书包好没有，他拍了拍油书包说好了。上学的路上，鸭子掏出包好的书让我看，真好看，厚厚的滑滑的白书皮，我问他用啥纸包的这么好看，鸭子凑在我耳边嘀咕道：“鹅去大队偷了张画，是个很难看的外国人，秃头，包了两本书，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生二哥的气，心想你看人家鸭子的哥。下午王老师检查，魏来

小的没包，鸭子的最漂亮。卜拴住用草糖纸包的，那阵子他爷爷快死了，亲戚来看一般带二斤草糖。宁五用“红灯记”过年画包的，语文书用了李玉和，算术书用了铁梅，可是书上只有他们的半个脸在，怪吓人的。王老师问魏来小为啥没包书，直接把魏来小吓哭了。田鸭子很得意，一下午两眼放光一寸不离王老师，腰挺得像生产队驴槽上的木棍，又细又黑又直。总之，上学第一天，就是鸭子的天下。

第二天正式上课，王老师教写数字，他说1就像根扁担，2就像个小鸭子。我们都笑了，鸭子也笑，笑得很响亮，边笑边挺腰。可是鸭子写起字来就不笑了，他把1写得像长短不一的蚯蚓，和宁五一起把2都画成趴在地上的小鸭子，王老师笑呵呵地说：“你龟孙把2写成嘴啃泥的鸭子了。”鸭子挠头不好意思，腰笔直。1我也画不直，2写得有时头大有时头小，但王老师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并没揍我们。

可是鸭子就是改不了，他继续画蚯蚓，继续画嘴啃泥的鸭子。虽然宁五也犯田鸭子的错误，比如王老师说3是向左开口的耳朵，宁五、田鸭子都弄成了向右开，但王老师一指出来，宁五就改好了，田鸭子不，田鸭子不改，他坚持继续向右开口。过了两天学4，王老师强调4是向左飘的小红旗，田鸭子也画成向右飘，王老师说5就像个秤钩子，田鸭子也弄反了。王老师问鸭子：“你家的秤钩子是这样的？”鸭子想了半天，说：“我回家看看。”

上语文课，王老师突然问我们会

写自己的名字。我们连认字还不会，谁会写自己的名字啊。料想我们也不会，王老师正要开口说话，鸭子把手举得高高的：“我会！”我很吃惊，这小子啥时候有这能耐的？王老师好像也有些惊讶，就让鸭子上黑板写名字，同时叮嘱说仔细点儿别用劲太大浪费粉笔。田鸭子两眼放光在黑板前足足憋了一分钟，估计在运气，然后他先是歪歪扭扭画了个小小的十字，又在外面横不平竖不直地画个大大的方框。我们都惊呼：呀！然后鸭子在自己的田字后画了一个嘴朝下的大大的2，转身把粉笔有些骄傲又小心地放到了讲台上。王老师黑黑的脸笑了，说：“很好！田鸭子会写自己的姓了！”鸭子额头亮亮地坐得更直，双手背在身后，很响亮地把过河的鼻涕吸进嘴里，咕咚一声咽了。我觉得上学这事简直就是为鸭子一个人办的。

放学后去河漫滩晃荡的路上，宁五有些嫉妒，说：“鸭子你啥嘛，写的字那么大，很难看。”鸭子不服气，说王老师都表扬了。宁五说王老师就是个屁。鸭子脸涨得血紫，对宁五破了口：“你狗日敢说老师是屁，看我明天不报告老师！”话不投机，两个人直接撕开了。我没理会二人打架，这种事太平常了，径直去了河漫滩。不一会儿，他们就赶上来，鸭子去生产队的油豆子地里弄了半书包油豆子，我们三个分掉吃了。吃完鸭子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我觉得上学好玩。”我和宁五却不觉得，都不能穿个裤头去上学了。再说，王老师的脸太黑，宁五说：“他的脸愁人。”田鸭子不再说打

仰望古希腊哲人

詹克明

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特别是城邦文明时期（公元前8世纪—前4世纪，与我国春秋战国同一时期）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一时星光灿烂，涌现出一大批空前绝后的伟大哲学家与科学家，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欧几里得。欧几里得几何学直到2500年后的今天仍旧是中学的数学教材。

不过短短400年，它不仅开启了西方文明之源流，还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何以如此，这正是本文最想探讨的问题。

首先是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传统。古希腊一直贯穿着“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最早是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毕达哥拉斯提出“数是万物的本原”，并以此成为“形而上学”的先驱。继而门巴尼德提出“存在”的概念，成为“形而上学”的真正奠基人。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有生有灭、品种杂多、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然而，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不生不灭、独一无二、不变不动”的存在。它既不存在于空间，也不存在于时间，乃是一种永恒的存在。符合这一条件的“存在”只能是一种抽象的存在。

此后，柏拉图进一步提出“理念论”，从而将古希腊的形而上学推向顶峰。柏拉图认为，这种“理念”只能存在于思想之中，并依靠抽象思维来把握。世上的桌子千千万万，但“桌子”的概念只有一个，所有真实的桌子都有生有灭，但“桌子”的概念却不生不灭。“理念”从具体事物中分立出来，自会有其客观独立性，成为一种客观理念或客观精神。此种理念虽然可以反映到我们头脑中，但它首先是“客观的”，不以我们的头脑为转移。

例如，“圆”的理念就是一种客观存在，除了车轮、圆桌、圆盘、硬币等圆形事物外，还存在一个“圆”的理念。甚至早在人类没有诞生之前，自然界就已经存在各种圆形物体了，例如太阳、月亮、植物的茎干截面等。有“圆”在，圆的周长与直径之比π必然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不管有没有人发现它，有没有人计算它，计算到多少位数，圆周率作为一种客观精神，它都会永恒存在。鉴于圆周率π是一个“无理数”，作为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截至目前，瑞士科学家已经将其计算到小数点后62.8万位。这么长一串数字你休想撼动其中任何一个数字！绝对是一种“客观”

存在。欧几里得既是一个数学家又是一个哲学家，十几岁就进入柏拉图学园学习。他的《几何原本》完全是“形而上”概念与逻辑推演的产物。全书包括5个假设、5条共识、23个定义和38个命题，它们无一不是“形而上”的。欧几里得依照逻辑推导，逐级迭代，层层铺砌，最终完成几乎囊括了所有几何学追问的465个命题的证明，撰写出一部结构完整，逻辑精密，系统有序的《几何原本》。可以说，没有古希腊“形而上学”传统就没有欧几里得几何学！

阿里斯塔克（公元前315—前230）是希腊划时代的最重要的天文学家，他依据几何学原理，通过简单测量计算就得出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方法完全正确，但测量有误）。而且，他还通过测量算出太阳直径是地球直径10倍的结论（也是方法正确，测量有误）。太阳直径139万千米，实为地球的109倍），并得出“地球只能是绕着太阳转”这一当时惊世骇俗的论断！这是最早的“日心说”，比哥白尼的日心说要早1800年。

古希腊地理学家埃拉托色尼（公元前276—前194）同样是运用几何学原理，根据仲夏日这天阳光在不同纬度的倾角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尽管中间过程存在误差，但他的测量计算结果39000公里与现代测量结果40075公里惊人地相似。

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推导出了计算圆面积、椭圆面积公式，以及计算球体体积、表面积的定理。他发现了著名的“杠杆原理”，声称“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他还发现了“浮力原理”——“淹没在静水中的物体所受到的浮力，等于物体所排开的水的重量。”

罗素曾说过：“柏拉图是数学的，亚里士多德是生物的。”亚里士多德确实曾对540种动物进行过分类，从而开创了生物分类之先河。两千多年后，达尔文“进化分支图”中的界、门、纲、目、科、属、种，哪一个生物种类不是由多种生物体集合而成的“概念”？据统计，生活在寒武纪的三叶虫就有150属，10000万种，但它们统称三叶虫。没有综合出这些形而上的“概念”又哪来的进化分支图。

其次，古希腊人具有不懈“追问事物本原”的强烈愿望。

被称为“哲学之父”的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他说：“万物都产生于水，并且复归于水。”他是首

次抛开“神”，而从自然物中寻求万物本原的人。智者派的恩培多克勒提出了“四根说”，认为万物都是由水、火、土、气这四个基本元素结合而成。德谟克利特认为，万物都由一种最小的元素组成。如果将所有物质进行切割，切割到最后一定可以得到一个最小微粒，这种最后不可再分的东西就是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德谟克利特将这种最小微粒称为“原子”（意为“不可分之物”）。

应该说，德谟克利特提出的“原子”只是个哲学概念，在物理科学中只能算是个“假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通过扫描隧道电子显微镜（STM）才第一次看到了原子的直观图像。仅仅是凭着一种深邃的哲学思考，两千多年前的德谟克利特追问事物本原，居然能得出“原子”概念，真是令人惊叹不已。

德谟克利特与柏拉图两人分别代表了古希腊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最高峰。只可惜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遭到冷落，两千多年无人问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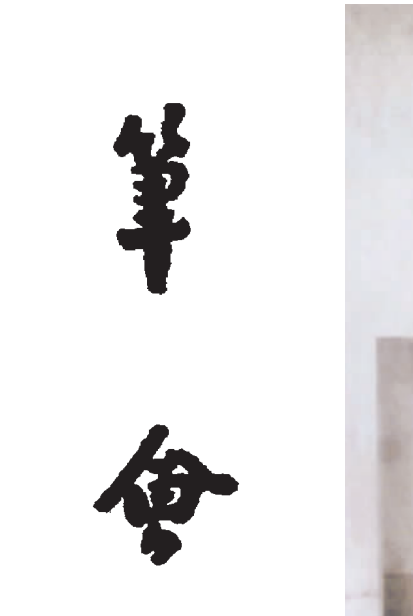
事物不可能被无限分割，一定会有终点！《庄子·杂篇·天下》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显然庄子就缺少这种分到最后“不可再分”的概念。

除了“原子”这种“不可分”外，按照现代量子力学理论，还存在另外一个不可分的“终极点”，即普朗克长度。当长度变得极小，它就不再是“连续”的空间几何尺度，而是达到“量子化”。这个“极小值”就是所谓的“普朗克长度”。此“长度量子”为10⁻³⁵米。与此相对应的是“时间量子”，即“普朗克时间”，为10⁻⁴³秒。按照庄子的做法，一尺之捶（就算是0.3米）经过一个月的“日取其半”就已达到“原子尺寸”埃（Å，等于10纳米）。连续“日取其半”115天就已达到普朗克量子长度了。不仅不可能“万世不竭”，这等“日取其半”的行径连四个月都坚持不了。

再次，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古希腊所处的爱琴海上一共有两千多个岛屿，这些海岛距离很近（在爱琴海上航行十分安全，距离最远的岛屿不会超过40海里），这种“分散”的地理环境很难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模式。这么多海岛彼此之间形同散布了一块又一块的跳板，很容易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迁徙”方式。城邦是理解古希腊文明的基础。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的“小国寡民”规模。通常一个城市或是一个海

岛就是一个城邦。除了雅典、斯巴达这两个较大的城邦外，一般城邦都小于100平方英里，人口不足万人（其中除去妇女、儿童、奴隶和外邦人，属于“公民”的人数不过几千人）。城邦制度的实质是“主权在民”！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公民是自己的主人”，在城邦制度里，公民有很多权利，不仅拥有选举权，还拥有审判权和罢免权。

城邦文明民主制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营造了一种开放、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自由表达对各种事物的看法，从而导致学派林立，各抒己见，互相争辩。古希腊哲学就是在这种平等气氛、辩论风气与哲学—科学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如早期哲学四大派：米利都学派、以弗所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特别是在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时代，古希腊哲学更是达到了最高峰。



致阿基米德（版画）李致莹

小报告的事，但还是斜了一眼宁五：“你能耐写出个宁来。”半个月后，田鸭子改口说上学没劲儿了。我们学到写7了田鸭子的2有时还趴着，3456你尽管想。王老师变成了传说中的老师，用教鞭把鸭子的头敲得梆梆响，骂鸭子道：你脑门被驴踢过吗？咋啥都反着来，告诉你6是狗尾巴，你看见的狗尾巴都是狗夹着？狗夹尾巴尾巴有圈吗？“我让你不开窍！”王老师说着又给了鸭子头一巴掌。鸭子立正站着，泪珠子叭嗒叭嗒掉。还是在河漫滩，鸭子口含节节草，含含糊糊骂了一句粗话，失望至极地叹口气说：“上学真没劲！”他把那油叭叽的书包一扔老远，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连我偷来的东西也没吃。

对鸭子毁灭性的轰击还在后面，我们学10以内的加减法，1加1等于几鸭子三天没学会，他知道一个西瓜加一个西瓜是两个西瓜，但就是不知道1加1是几，王老师的黑脸都紫了，泰山压顶，一教鞭到了鸭子头上，不一会儿就让鸭子的额头拱出一个大疙瘩。那教鞭撕开空气时既闷又尖锐，落在鸭子头上后，鸭子被彻底打傻了。下课了，王老师都走了他还站着，怯怯地扭过头来眼泪汪汪地看着我，鼻涕到了下巴也不知道吸回去。

鸭子从此在课堂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吊儿郎当的人。王老师一眼没注意他就鼓捣出来一点儿动静，扯女孩子辫子，抽同学屁股下坐的砖头，用铅笔弄人家脖子，总之每次最终都被王老师用教鞭巴掌大脚教训。老师一揍他就眼

泪叭嗒叭嗒掉，老师一转身他就对着其他人挤眉弄眼伸舌头。一次王老师凑着挨着突然笑了，问：“田鸭子你姓啥？”鸭子也笑了：“姓田！”王老师长叹一声：“我以为你连自己姓啥都不知道了，坐下吧。”鸭子就坐下。王老师从此再没揍过鸭子。

在河漫滩又一次偷了生产队的花生吃得满嘴冒沫的那天，我问鸭子：“你西瓜会加为啥数字不会加？”鸭子没好气地说：“数字加减谁会啊！”我说：“课堂上不能把数字换成手指头？”鸭子愣住了，惊愕道：“你是？”我点头。鸭子看了我一眼，回了一句：“不地道。”转身把花生吃得更响。我知道1加1，但我不知道3加2，也不知道4加4，课堂上只能迅速默默地数手指头。憨厚朴实直心眼的田鸭子不知道，我居然时过境迁了才想起来提醒，的确不地道。

数学从不及格的鸭子读到三年级，终于支撑不住，拒绝了学校。晃荡了一年，就跟着大人到地里干活了。十三岁那年冬天，全县挖大河，鸭子就去了河工地，在生产队伙房里拉风箱。1985年我高中毕业，鸭子结婚，到河漫滩的另一个村里做了上门女婿。2007年，鸭子四十岁，儿子结婚，又回了我们原来的村子。他的岳父母已过世，鸭子说自己姓田，儿子还是得姓田。

某日，我的手机响，老家的号码，接了。有个声音对我说：“三叔，我是鸭子……”原来他知道了我如今的工作后求我帮忙，说自己的孙子眼看初中毕业，成绩不好，考不上高中，老师说服高也考不上，看能不能在南京给孩子找个大学读读。鸭子说：“三叔，孩子怂小，不能现在就打工啊。”顺着他的话聊了半天，问起生计，电话那端的他听起来仍然是当年的憨厚，一笑，说吃得饱穿得暖。无法直接告诉他我帮不了忙，就说我先问问。又说了一阵子，末了他说：“三叔，你没变，混大了也跟从前一样！”我突然想不起他大名叫做啥了，赶紧问道：“鸭子你大号咋称呼？”

鸭子说：“三叔，我以前叫富贵，现在叫守奎。看守的守，奎是……反正是守奎，田守奎。”

我说我知道你姓田。鸭子在电话那端又笑了。

平常人的。众神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他们都有血有肉，也有嗜好、情欲等七情六欲，而且具有平常人的缺点。对“多神教”的奥林匹斯宗教而言，有时在这些“神”的身上，其“人性”甚至超过了“神性”，让人感觉更加亲切。

真想生活在古希腊那个年代，成为一名雅典城邦公民，过着如丹纳所说“通常一个鱼头、几片洋葱、几颗橄榄就可以解决一日三餐”的简单生活，空出的时间全都涉足精神生活。可以赤足站在广场上与苏格拉底辩论；到柏拉图学园跟柏拉图学习形而上学；围着吕克昂体育场（亚里士多德学园所在处）边散步边讨论。我特别想向亚里士多德请教的就是关于“存在”的问题。既然承认有两种存在，“精神的存在”与“物质的存在”，又说，任何“存在”首先得是个“实体”，（同时它还必须要有数量、性质、时间、空间……等十个要件），显然，“精神存在”并不符合“首先必须是个‘实体’”这一先决条件，两者岂不相悖！我想与德谟克利特讨论原子论的最新发展。我还打算到狄奥尼索斯剧场，欣赏一次古希腊悲剧，品味一下“命运”的神秘；若是能赶上“酒神节”，边喝葡萄酒边尽情狂欢，充分享受一下那种狂放而陶醉的热烈气氛……

可叹余生与古希腊无缘，权当是做一场古希腊梦吧。

